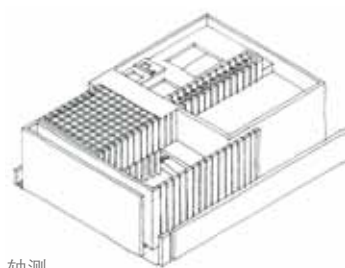


但丁纪念堂



轴测



模型



法西斯宫

但丁纪念堂

朱塞佩·特拉尼，1938



朱塞佩·特拉尼

IL DANTEUM

An unbuilt memorial to Dante Alighieri

GIUSEPPE TERRAGNI, 1938

张彤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Che la diritta era smarrita.’
Dante - ‘Commedia’, 1300

‘Halfway along the path of (our) life
I found myself in a dark wood,
(which was) the right (direct, straight) way was lost.’
Dante ‘The Divine Comedy’, 1300,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lines.

“我走过人生的一半旅程，
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
但丁——《神曲》，1300



地狱



炼狱



天堂

朱塞佩·特拉尼 / GIUSEPPE TERRAGNI

朱塞佩·特拉尼是20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是意大利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先锋式人物，作为“七人小组”（Gruppo 7）的核心成员，直接领导了意大利理性主义运动。

在短短的13年职业生涯中，他努力使建筑脱离新古典和新巴洛克化的倾向，其先锋性的作品构成了意大利理性主义或者说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他融合了现代主义和传统文化，开创出独特的地中海风格。

特拉尼信奉基督教和法西斯主义，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1941年，特拉尼加入意大利武装部队，在希腊和苏俄前线作战，1943年1月回到意大利，饱受战争伤痛的煎熬，于7月19日法西斯政权垮台后几天，死于脑血栓。

朱塞佩·特拉尼最著名的建成作品是位于科莫的法西斯宫（Casa del Fascio, Como）。1938年受墨索里尼委托，特拉尼与皮埃特罗·林埃里（Pietro Lingeri）合作设计了但丁纪念堂，用以纪念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后者作于1300年的著名诗篇《神曲》（Commedia），谱写了一个叙事者从地狱（Inferno）经炼狱（Purgatorio）到天堂（Paradiso）的旅程。特拉尼的作品是对这一历程之序列和层级的空间再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止了这个作品的建造。尽管如此，特拉尼在科莫起草的呈送墨索里尼的《但丁纪念堂报告》（Relazion sul Danteum），仍可以较为完整地拼贴出这一作品的面貌。

完美几何与数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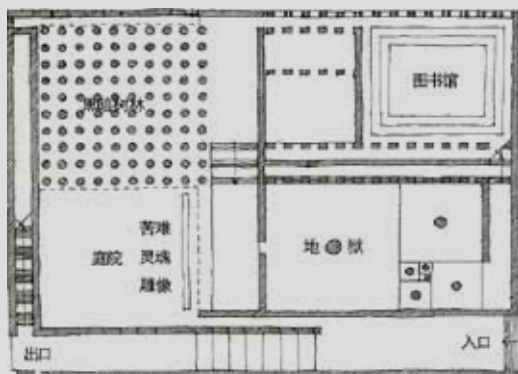
但丁纪念堂是关于形式和空间的极端理想几何的练习。这是一个存在于卓越的数理世界的建筑，就此而言，它已经建成。

在设计但丁纪念堂时，特拉尼使用极为有限的基本建筑元素：墙、柱、平台和屋顶，还有楼梯和天窗。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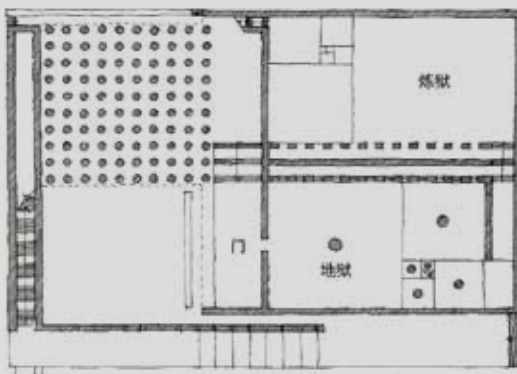
个建筑只有一个门洞，却不是主要入口。可能是为了再现地狱的氛围，没有窗户。墙面上开有一系列通高的竖向缝隙，并在节奏的转换中演变成柱列。一切都是严格正交的，这是直角的世界。

但丁纪念堂的几何组织是复杂、准确和多层次的。平面整体基于黄金比例矩形，包括一个高墙隔离的入口空间。建筑的主体部分由一系列不同尺度的黄金分割矩形相互叠合形成。各个次级空间的比例则是根据错综复杂的更小的黄金比例矩形和 $\sqrt{2}$ 矩形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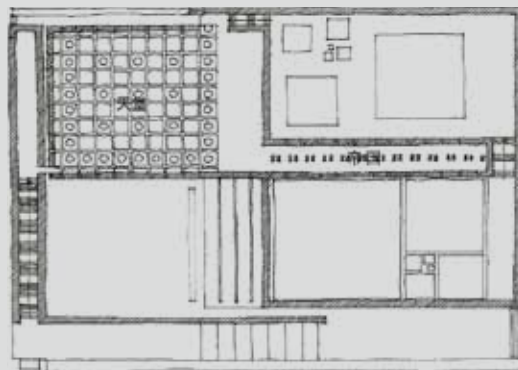
例如，“地狱”和“炼狱”的空间通过一个黄金比矩形分隔出一系列正方形的底面和顶面，表现为无限上升或下沉的螺旋，同时对应着但丁纪念堂的螺旋上升的流线组织。在地狱中，地面上每一个方块的中心都立有一根圆柱，支撑着同是方块的顶面；而炼狱中每一个方块的上方，则开有一个由相同几何控制的开向天空的方孔。相邻正方形的边长比均为黄金分割，7个存在黄金比例关系的正方形组成了一个拥有黄金比例的长方形。整个建筑犹如被严格的数理矩阵控制（拘役），也许对于特拉尼而言，这便是地狱。



下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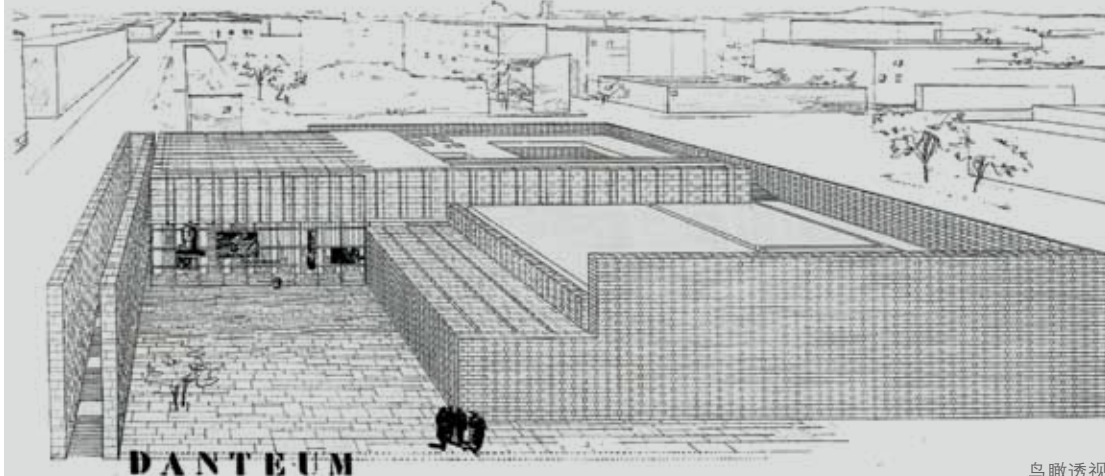
夹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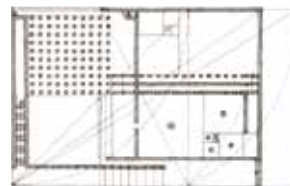
上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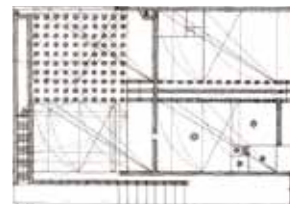
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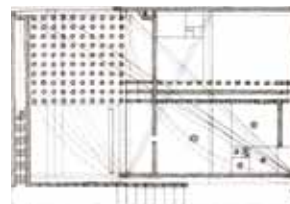
鸟瞰透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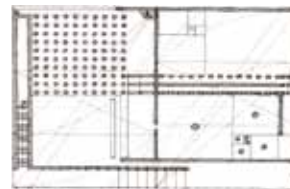
平面整体呈现黄金比例



次级空间比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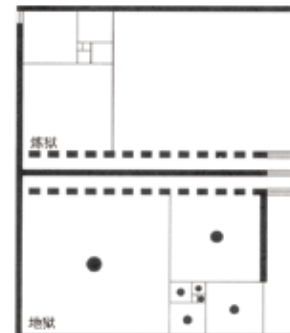
次级空间比例 2



次级空间比例 3



剖面空间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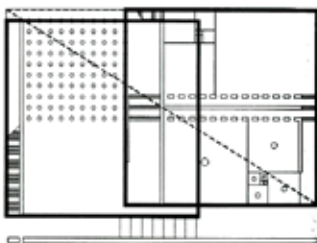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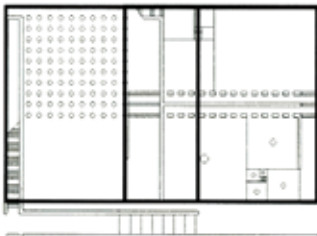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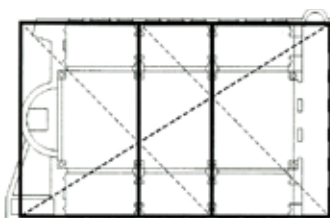
严格的数理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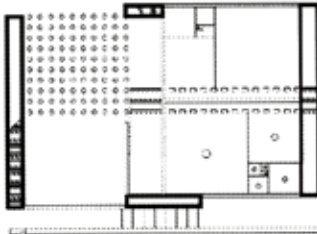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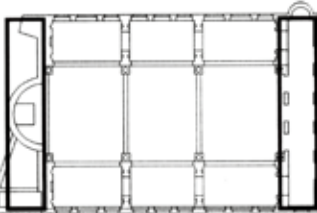
区位 Googlemap 2014



区位 Nollimap 1748



交叠和偏移



端部空间对比

形式的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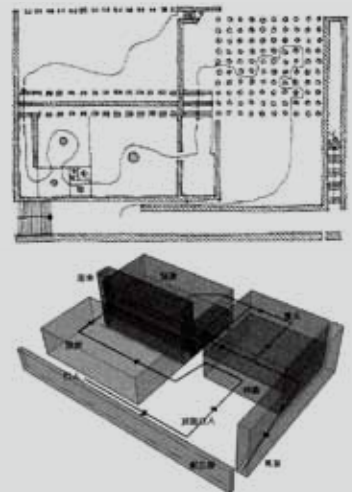
但丁纪念堂选址于罗马内城的一个特殊场地——帝国大道（Via dei Fori Imperiali），为古罗马废墟的中心，距科洛希姆斗兽场不远。纪念堂的平面比例和尺寸来源于基地附近的马克辛提乌斯巴西利卡。在一系列平面的对比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巴西利卡和但丁纪念堂之间的对应关系。

首先，但丁纪念堂的长边与巴西利卡的短边尺寸大致相同。在平面比例方面，巴西利卡表现为两个正方形交叠形成的黄金比矩形，正方形的内边线成为分割空间的基准线。但丁纪念堂也是由两个正方形交叠构成的，所不同的是，除了第一次交叠产生的黄金比矩形，另一个更大的矩形是通过两个正方形的第二次侧向位移形成的。这种交叠和偏移的手法在特拉尼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在这个建筑中，它创造了一个侧向的入口，以及背面通往图书馆的通道。

两座建筑端部的狭窄空间更进一步拉近了二者的关系。巴西利卡短边的端部是柱廊，而但丁纪念堂的端部是从“天堂”走出的楼梯以及“地狱”和“炼狱”之间的通道。



马克辛提乌斯巴西利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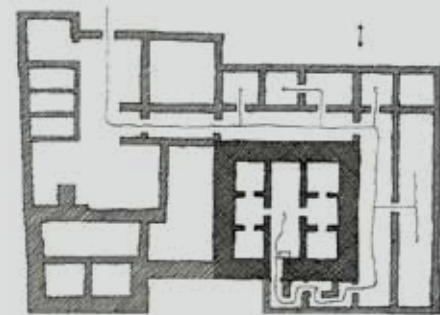
层叠结构

心灵的穿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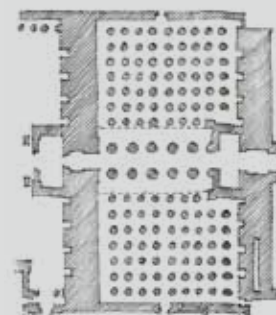
但丁纪念堂的空间与但丁的诗歌有着相同的数理结构。“《神曲》共分 3 篇，每篇 33 章，加上开篇的 1 章，总共 100 章。每章有 3 行诗句，其中第 1 行与第 3 行押韵，第 2 行与下一章第 1 行押韵，建立了一种层叠的结构，反映在但丁纪念堂设计的层叠母题中。”^[1]

特拉尼的建筑是一部叙事曲，每一乐章对应于《神曲》的相应篇章。在墨索里尼的罗马，访问的旅程从帝国大道开始。首先，他们被置于屏墙之后的夹道，从一个狭窄的谜一样的入口进入阳光普照的庭院，看到一组位于基座之上的雕像，代表痛苦的灵魂。入口空间序列使来访者脱离世俗的场景进入一个纯净的几何世界。其进入本身营造出错乱和颤栗，对应着一个但丁式的理由：“我无法说明如何步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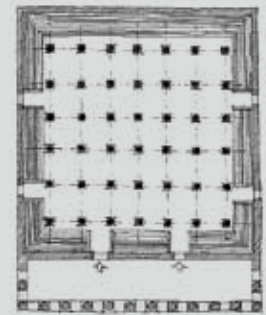
入口庭院并不是《神曲》历程的组成部分，但却是特拉尼苦心经营的始端，这个看似“故意”浪费的空间隐喻着但丁中年“迷失”的生活。真正的旅程从庭院一侧幽暗的百柱厅开始，这里象征着《神曲》开篇中“迷失的森林”，以及《神曲》的 100 篇章。特拉尼的建筑因其摒除装饰而现代，却充满着对古



古希腊 Necromanteion 神庙的进入流线



古埃及卡纳克阿蒙神庙中的柱厅



古希腊 Telesterion 神庙的柱厅

代建筑的参照。迷途般的入口可以看作是对希腊西部 Necromanteion 神庙的回应；柱厅则是对古埃及卡纳克阿蒙神庙中的多柱厅以及古希腊厄琉西斯 Telesterion 神庙的再现。柱厅内，光线从上部“天堂”楼板的狭窄细缝中漏下，这些缝隙将柱厅顶棚分离为 100 块圆柱支撑的方块，以几何的方式再现了浓密树林里阴翳的光线。

从柱厅走出，来访者可以往下进入图书馆，查阅有关但丁的文献，也可以循着诗篇的引导，步入位于受难灵魂之后的平台。在这里，他们会遇到整个建筑中唯一的门洞——特拉尼对于地狱之门的隐喻，上面镌刻着但丁的诗句：“抛弃所有的希望吧，进入此门的人”（Lasciate ognis speranza, voi che entrate），这是整部《神曲》中最著名的短句。游移和颤栗的人们穿过此门进入“地狱”，看到一个黑暗的空间，通过比例精确的墙体、柱、顶棚，以及从顶棚渗漏下来的时刻变化的光线，创造了一种与现实世界脱离的阴郁与压迫。特拉尼完美地以对尺度的精确控制将此表现出来。七根超越时空的柱子按照黄金切割布置，它们被读解为永久锁固在地狱中的灵魂。¹

逃离“地狱”的出口并不明显。一片侧墙上开着一系列相同的洞口，每个洞口下有几级踏步，序列的最后是一片实墙，在它的背后，来访者被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从“地狱”到“炼狱”的转换是通过从端部长长的通道完成的。“炼狱”被顶部方形天窗泄入的阳光照亮，这些方洞框取了天堂，留下缓慢移动的阴影，如同万神庙的光束在墙面和地面间移动。这个空间也是根据黄金比分割的，然而这里的螺旋线是“地狱”的反转。特拉尼通过地坪的高差变化隐喻了《神曲》中“地狱中深坑的空虚”与“炼狱中神秘的山体”。不同于“地狱”中的逐级下降，“炼狱”中的地坪逐级抬高，似乎预示着拯救。²

“炼狱”的出口又一次出现在角落里，再一次上升。但丁纪念堂的整体空间序列犹如一根升向“天堂”的螺旋线。“天堂”是一个玻璃界定的空间，具有最纯粹的抽象性，柱子和顶棚都是玻璃的，物质在这里微不足道。它的结构非常清晰：33 根玻璃柱支撑着一个向天空透明开敞的屋顶，四周墙体的缝隙渗透出“百柱森林”中折射的微弱光线。这是一个虚渺的空间，脱离世界，悬浮于空中，玻璃将人们的身影幻化为闪烁的灵魂。

从“天堂”走出，来访者被推入“帝国”的尽端，瞻仰“帝国之鹰”。从密集到约束直至最终开敞——地狱，炼狱，天堂——从恐惧到神圣，在一系列的螺旋上升后，最后来访者被引导至象征帝国的庙堂。这个长长的走廊状的空间分隔了地狱与炼狱，并和帝国大道的轴线平行，重新定义了纪念堂与斗兽场的关系。³

之后，来访者再次穿越“天堂”，从两道高墙夹持间的狭窄楼梯回到帝国大道。回望四周，尽是古罗马的荣耀：帝王广场的遗址，帕拉提尼山上的凯撒宫与松树，以及近在咫尺的斗兽场。此时，作品成为了一个政治宣言，不仅是对诗人的纪念。▲

注释

1 “迫近的感觉……七根柱子和它们所支撑的结构相比，有着沉重的比例。围绕这组柱子，想像中螺旋形的流线制造出流动的空间效果。”

2 “代表第二章的场景没有忽略这样一个诗意的感觉：通过有着大范围开口的屋顶产生的丰富光影，使来访者感到舒适，重新唤醒他对于天空的注意，但仍然被几何约束着。”

3 “这个空间最本质的精神意义代表了整个建筑学……它因此可以解释为整个建筑的中心，……但丁所预言的普遍性的罗马必须作为最终的目的以及惟一的手段来拯救处于混乱和腐朽中的人性和教会。”

以上均来源于朱塞佩·特拉尼的《但丁纪念堂报告》。

参考文献

[1] Thomas L.Schumacher: The Danteu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3.

主体读本

Simon Unwin. Twenty Buildings Every Architect Should Understand[M]. Routledge. Abingdon, Oxon. 2010.

平行读本

Peter Eisenman. Giuseppe Terragni: Transformation, Decomposition, Critique[M]. The Monaceli Press. 2003.

徐晓玲. 未建成之但丁纪念堂[J]. 建筑师, 2006 (4).



入口夹道



庭院



庭院一侧的百柱厅



进入地狱的平台



地狱通往炼狱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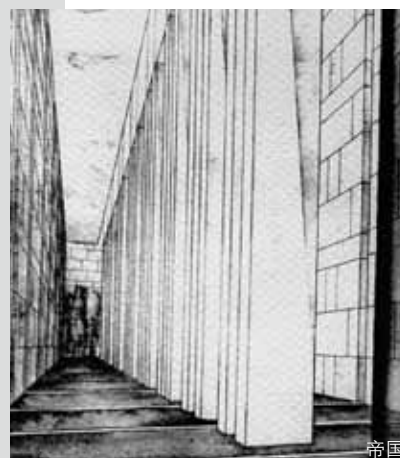
地狱



炼狱



天堂



帝国